



(日九廿月九)

文

海藏居譚命記

(逸芬)

吾友楊君樂天，錫人而居滬有年，精研星命之學，殆無不知者，近自號海藏居，將遷寓威海衛路，陳一先生為其門曰海藏居，取東坡惟有王城最堪隱，萬人如海一身藏之意，藏身人海，居易俟命，正恐難堪老人未必能解此旨耳，楊君性好奇，而室中亦夜夜客常滿，談笑風生，往往驚其四座，大有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之概，于焉客益大集，侯侯始師陳藏老與恩，同昔楊君座上客也，而恩謂楊君日數載，每視楊君事，未嘗敢以賤道相視，前夕，始以是為請，楊君慨允之，就天細星為推勘，(未完)

詩

屏跡

(錦園主人)

道窮甘屏跡，愛靜上高樓，為學忘吾志，守貧增婦愁，去來堂上燕，閒暇水邊鷗，飯碗與支配，其他莫更求，

秋日雜感

滿目難人事，秋來山萬重，政苛婦泣路，殺戮天傷，鬼魅含沙射，豺狼遍地逢，吾非好事者，靜聽縣衙鐘，秋風動萬里，對日正揮戈，滄海大波起，滄陽新鬼多，坦途惟見哭，陰巷不聞歌，此劫天無赦，蒼生今奈何，白雲為露急，高梧落葉多，雲山常帶雨，流水不成河，弱女無消息，老妻夢病魔，自傷年五十，齒落髮毛，寂寞園裡，到門佳客稀，秋高捲畫扇，氣冷着綿衣，獨在九泉嘆，燕于八月歸，愁吟獨兀坐，日日掩柴扉，

和童蘊珍女士二律并賀李石岑先生

(秋地王郎)

休從錦瑟計華年，明月缺時終必圓，白雪調高誰可和，紅顏命薄我猶憐，楊枝無力重垂苦，蠟炬有心寸寸燃，精衛未能填孽海，問君何事恨綿綿，薄難妃子終辛酸，一零難斷訴不完，此事分明有餘恨，相思枉說在長安，人生哲學研究具，兒女思情了解難，世上知音何處是，琵琶從此莫輕彈，

附童女士原作

相逢還我十餘年，破鏡無從再得圓，此事竟成千古恨，平生祇受一人憐，將枯井水波難起，已死爐灰火尚燃，苦海無邊求解脫，愈經顛簸愈綿綿，說者多情心便酸，前生宿孽未嘗完，我非金石真無惡，君有妻兒尚可安，天意如何猶覺得，人生到此死俱難，雙棲要有雙修福，枉把金徽着意彈，

次惜仲張園海棠均

(殘庵)

國天養艷思無涯，並海春寒特地加，轉綠臨年猶此樹，啼紅向曙不多花，幽香自媚無人覺，結實全空到處家，錦障商量好將護，樓前日日風沙，

題汪士僧服畫像

(釋堪)

落拓江湖老畫師，梅邊雪後倒瓊巖，是誰著子維摩室，禪榻春風冷袈裟，

秘魔崖

(健行)

銀花燦爛燦邊城，芳草迷離離舊京，春越關山人萬里，月移河漢滿三更，寒星射眼迴光靜，老樹撐天倒影橫，對此沉沉百端寂，更從何處覓無生，

雜俎

替福建人登義務廣告

福建自往年王永泉推倒李厚基之後，全省迄在割裂狀態，海軍雖佔有福建省府地位，實際沒有行政能力，所以永遠沒有統一過，全省商民，在無數小軍閥割據之下，等於受凌遲碎割的酷刑，自從十九路軍入閩，先聲奪人，閩人渴望昭蘇，求治甚切，但是在壓迫下的民衆，誰敢多事主張，前天上海報，載了一個福建旅滬救鄉會的廣告，說得真是痛切，我們把它轉載一下，算替閩人呼籲，也可以讓各地方在軍閥壓迫下的民衆，學一套囑冤洗滌的新花樣，廣告如下，

福建在方(聲謬)政府統治之下，省防軍到處蹂躪，其於匪共，閩人水深火熱，呼籲無門，即以善心兩縣而論，方政府派何顯祖為副司令，四出緝匪派兵，兵額擴充一旅以上，同時創設苛捐雜稅七十餘種，搜括達七百餘萬元之鉅，舉其最著者，摘述於後，(未完)

遊記

煙苗捐一百四十萬元，(鴉片出口捐)三十六萬元，(煙苗捐)二十七萬元，(賭捐)五十四萬元，(桂元特捐)二十萬元，(房捐)二十萬元，(青餅特捐)七十二萬元，(戲劇特捐)六萬三千元，(肥料洋稅特捐)十八萬元，(未完)

曾家巖的一瞥

(續)

向本店購自來水筆

免電刻西文名字

漢竟成文具商店秋大贈品

本至起日一月九

的全完備設早最立創



院醫仁同口漢

光緒二十八年

號二一零一及零九一話電

一元半送百代影戲票一張
三元奉送百代影戲票二張
五元奉送百代影戲票三張
十元奉送百代影戲票四張
十五元奉送百代影戲票五張